



管子全書

重訂

廿三之廿四終

13
3561
12



門 13
號 3561
卷 12

張榜評攷據
地數固用詳
縷適古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乃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

管子

卷第二十三

一

方類子
卷第 132(12)
通番

50 6964

姚樞評陶天
下及列華語
初異

揚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雲珠玉滋此
亦文之見祭
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閩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上

葉水心評金
從水出以制
用非夫王

沈鼎新評天
地財利善用
之便不竭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鋒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
有鉛者。其下有銻。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銻。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死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沔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柯潛評金玉等物非先王不能制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使糴貴。巨橋倉在。

郡曲。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成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朱養純評守財能因全在理號令

九類達亦
意

鼓十二解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劉涓子食鹽
數纖悉不爽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伐菹薪煮涕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涕水以

張嶠評行權
以宜民民不
知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毋聚備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私
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曾子評善用本自富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循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朱長春評散散敘次文議俱有可觀瀟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梅士亭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于
上而猛獸已
塗于下

郭正域評列
述數聖大會
骨氣適古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若衛公子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

楊忱評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沈與新評用
原隨入非堯
舜必用數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如委質耶。卿大夫豹飾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千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朱養和評守
以耳目便新

管子 卷二十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災陽也壤災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通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不足以共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君之臣語奇借

郭正誠評因兵奪農而賈人得利非英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饑厭春通雙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李泌評上操本始到始有所歸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及無鹽氏一歲息十倍乘於兵加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卒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藉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貨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
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故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換或評調用
商者法極周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

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

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買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

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與新評奪
富子有故能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周元會評人
與矣食何可
去
黃震評守平
虛與禍居句
郭橐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
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民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
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
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穎達語金
數幣為高
下則用利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出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易也評金權
制揆度最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立
市處確然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

趙用賢評惠
為用承萬民
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是上必賜之。四。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筭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
王謹始正以
此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斷。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子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買。無倍稱之民。

此評秀色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朱長春評三
代尚忠續文
數殊用一如
此

劉總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入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澤，以于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入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也。安

桓公曰：今當持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嶼評五家
之法非後世
專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僥。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完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在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奸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奸譏者嚴

沈鼎新評好
譏亟變是其
輕重處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系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梅士亨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組得樂。一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夫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

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為君縱樂者之戒。

程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識。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竈。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梅士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為
君信嬖寵之
戒
蘇軾評陰陽
語奇四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岳正評五戰
義整然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
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

續按如字。當作之。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沈鼎新評。非富不足則輕重宜衡。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馬。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為侈。矣。春通日。平是賈。

不左不右。故不得侈矣。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

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齎。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朱養純評國

強于民心

信六

信六

沈維坦評酸
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不可恃。牛馬絕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罷而相繼。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彦評生不
若聚窳利之
原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軼。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軼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鴟鷺之舍近。鴟鷺鴟鮑。音保。之通遠。鴟鷺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匈。弓。弩。無。匡。軼。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鴟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鴟鷺鴟鮑彼十鈞之

揚慎評意酸
則蚊至委骨
則狗來

郭正域評室
民聚百俱不
藉而藉見神
恐未然

弩不得棊擲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匈而弓弩無匡輟
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
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梅士享評前
云立祈祥以
固山澤正謂
此
朱長春評祭
之用魚幾何
而曰百倍異
且說夢耶兒
戲耶
朱長春評春
秋之時越荒
遠小侯耳曰
莫強是鬼藏
而露尾也
梅士享評前
海王因人之
山海假之名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
倍異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
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有山海之巨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利涉也民
皆善相天
之機而握
天下之權
揚慎許水齊
者吝之于水

管子

卷二十三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而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蓋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蓋。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俸。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疋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疋有所備。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菑賦評令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

梅士享許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杆之為權
或手楚才燕
于齊無所不
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是倪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征音積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朱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糶鹽自罷封
建有行而無
糶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失養純評禁
煮鹽而託以
農事戒自大
夫權之用陰
也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眾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備同而煮鹽
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乏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積鹽而又能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貧獻

鹽相減于古
不知幾矣

出正藉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楊悅評賈人
乘弊是通病

李泌評謹守
宜思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
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朱養純評一
財耳為給為
歛法亦便

葉永心評守
洩五用斯能
制輕重

春。日。傳。報。次。日。獲。麥。次。日。薄。芟。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未。之。干。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趨。于。農。而。輟。干。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燭

沈鼎新評易
夕具而一怒
獲利何極

張榜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則。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凶。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筭。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張嶠評謂然
王模

孔穎達評此
情有餘恤深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孟正評可因
不因便非好
心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為三准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養和評在
費果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慮用
矣

故善者重粟之買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買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笈桐鼓
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

蘇軾評慕祿
賞則無遠險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梅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目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旄他國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必達且得以
歸塗之便載
吾國之靡亦
招遠一策也
雖然使管子
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德
游洽于天下
其招遠又不
止此

朱長春評崑
崙去中國甘
遠漢前河源
猶非崑崙崑
崙止曰八千
意西蕃別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

有各國如小
西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
馭夷之大權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讚父 按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日本

美敷

友松齋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揚慎評流之
殺也飛鳥下
走此疑于蟻
渡矣

劉繩評色澤
娟好

去此錢下
對其怨民以典霸

朱長春評沛
金不于丘壤
東西南非于
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鼎新評說
然國策之成鑿

柯蒼評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崩山此皆距周

燕賦評織悉
畢燭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

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釘一鑽一鑿一錐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錐時桶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域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

績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存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土之民

朱養純評義
則饒淫則貧
可卜民與國

管子評食為
民天少則不
能令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矣。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壞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孔穎達評輕
重高下宜通

張嶠評欽強
木則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公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人。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養和評語
道上懈擊

沉馬新評辟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於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駕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笏易牙賓胥無
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
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
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大世世
大味全五因
不四備補

朱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
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非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管子

卷二十四

六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葉水心評魯詩
曲防得體

趙用賢評不
入公稅濬弱
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爲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亦一法

梅士享評有兵無兵粟藏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屯籍農。屯籍農亦一法。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直類

兵。則以賜貧。毗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李泌評令農大勸事便是益

管子

卷之二十四

八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千野人將發使卿諸侯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

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何俊長評曰秋立論新嬌關池

習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纒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曾彥評儘繼
悉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
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
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駟賈之所不屑童兒之
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
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
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士亨評此
陰語也齊人

以肥已管子
必不爾姑取
其朝天子耳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
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

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
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璧

刻石刻
其蓄石

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仲

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肉
曰瑗

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朱子也
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
以彤弓者猶藏其機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沈君新評借
管子以收財
天子以令
人亦是詭處

楊慎評此龜
下之言矣奴
之所矜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燕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購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焉則何藉于租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楊慎評為
天子之養不

足以此號召
天下雖譎而
亦正矣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亦
之楊馬之文
謹而志之是
可發矣

右菁茅謀

朱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子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劬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
利貧萌動如
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枿粟田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劬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術處負海煮泔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燕賦評及歸
到及號令

家長春許賈
主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
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
以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
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
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
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
換一物出以
日中純萬錢
何市而信之
一枝一鼓以
決子息而焚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徙則亂

人有鑲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
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
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
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
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
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爰教其子
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度乎君
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
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此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准馬是自
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其微耳而中十
金故纂苳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苳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
謂豐稔

岳正評納棟
販而故準平

而足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錕二十也勝人合
日錕鳥代及
泉錢也 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錕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入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四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朱長者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賣之必通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通甚則旅絕市擾民貧國飢

黃震評此假神以罔衆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其郊不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動。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與新評託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救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釁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救。彈天之災。而乘天釁為利。平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賈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等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畫

朱長春評此
猶繆而近于
正黜一人而
國備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絲絲。鵠鷺食餘。林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轉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梅士亭評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巧而曲

桓公曰。崑丘之戰。崑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皆壘白其門而高其間。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賁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

周元會評動以父母獲其財貨謙甚深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賢。故國中。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襍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賈何遠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蛇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升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賈民富

朱養純評去樹禁游關係極大

朱長春評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纈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
樹下眯目而
望山童子塵
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壁
聘困京人爭
趨名矣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與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西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從長評政
核精

揚慎評國不
與賈爭趣第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土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曰君操賈起則奈何

梅士亨評究物之始終而

謹守重流視

歲之高下而

藏緝豫戒故

曰左右之流

君獨因之又

曰物之賈吾

已見之也

管子卷二十四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
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趨君穀籍而務則
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
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
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
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
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術有方

按臣疑民字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為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有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
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買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買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文籍徵也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

刑續按刑作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入求人則人重矣以數

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郭正域評窮源至善與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大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管子

劉魏評輕重成至是頂門針

沈氏新評
數聖人之
化似其花
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
腍民食之無茲膈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繫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亨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夾之變
只一局定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水
也何貴乎徒
多
梅士亨評以
後困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九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干干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
界今蠶螫也齒之有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緜
徒奚反緜之
厚者謂之緜公服緜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昔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偽不
足盡美

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日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純綈而踵相隨純綈謂連續也
綈息列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土角反言其
綈丘喬反東西連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曾彥評到虞
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
繼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澗塗其年民被白

揚慎評清中
而濁布理致
密

張嶼評即前
云折法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
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
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墻也
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
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
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
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
歸此以鄉不資也

朱長春評以
下多複言無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當改頭換面
耳

補賦評亦能
愚入

柯潛評與楚
以戰等事亦
塗美之戲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
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
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
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
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
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
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越用賢評此
策最謬然不
可欺三兒童
子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其
為厲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
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
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
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
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
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
果能服楚楚
豈昏真用覺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梅士享評載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帥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鼎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寡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以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悅評械器
一術亦迂

管子
卷二十四
管子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
隰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朱養和評魯
削南齊削北
勢不得不歸
齊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李泌評因心
理時終有歸
着

清神生心窺微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
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
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
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
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至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瑁玉總帶玉監朝諸

朱養純評五
行四時俱從
月令而寓亦
授時重民之

遺意

按發字脫下

何俊良評順君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欲勿斷。以待期年。春通期年

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墮窳。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銘鉛。又搵權。渠緹。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如春

岳正評才夏禁傷夷正以養物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耜不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為官奴與城且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八

大衍滅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

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莊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

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祖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小功者小祖春

自評麥祀
太宗黍太祖
各有所配

春
莊夏季社

張榜評奇掘

家也。三。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成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祖。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統

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朱養和評秋
起事
意

管子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周元會評靜
處義微

舊賦評犯天
之隆語與極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詁曰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
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
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新評靜
動之空
孔穎達詩咨
或去聲

發絛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水落而斷伐
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蒞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
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
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
民也不芸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
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土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
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
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
之極昏昏張耒當弩鈹耨當劔戟獲渠當魯蕪蓑笠當
昏默昏

採擷故耕械具戰械備矣

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宋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思想襍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不輕重庚第八十六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入

管子卷二十四終

管子補 同 各出來

正 豬飼敬所先生著 塚田大峯先生著

全二冊 同上

寬政八年丙辰八月重訂

書肆

大阪 田中太右衛門
京都 橫田清兵衛
同 勝村治右衛門
同 葛西市泉兵衛

